

感受阿里郎——漢城散記

撰文／郭瑩

來到韓國前，我對於韓國的印象寥寥。曾聆聽一位美國的韓國問題專家演講，他形容韓國人是東亞的愛爾蘭人，慶典時興高采烈，能歌善舞，面對多舛的國難從不屈服，以前仆後繼的起義、慘烈的就義精神反抗外來侵略。愛爾蘭一位詩人曾描述：「起義對我們來說感受深切，無奈我們不懂什麼叫革命。」形容愛爾蘭人對於如何策劃一場成功的革命，非常不在行，這一點似乎也與歷史上朝鮮民族的命運同病相憐。

居住英國時，曾觀賞過一齣韓妹與台灣生的戀愛悲劇。數次瞧見韓妹出宿舍樓門時，若遇阿里郎，三、二位大哥同胞總少不了諄諄教誨其不要肥水流去外人田。最終折磨得好好一段異國緣無疾而終。還見識過另一齣情景劇，一位年輕的英國講師在大學校門外酒吧裡，開玩笑說要送同系的韓國女講師一份聖誕禮物——為單身的她登一則徵婚啓示，並煞有介事地擬好了條文。韓女從一位多嘴的日本人那兒聽聞後，飛奔而至，立在酒吧中央威嚴地斥責英國小伙子：「我的事禁止你多嘴。」

熱心腸民族，市場貨真價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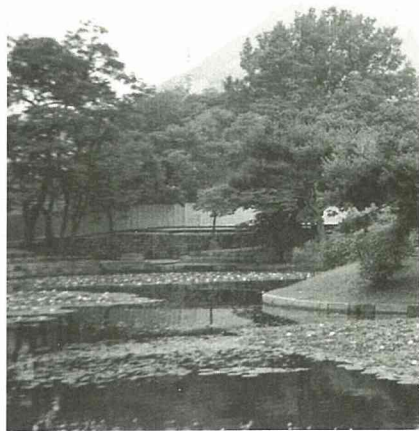
抵達漢城海關，驚喜地發現告示牌有中文，這還是我旅遊五大洲數十國後頭一次發現，後幾天更見識所有的風景名勝皆有大陸簡體字說明，公車後車窗、地鐵站都有漢語、英語地名。計程車車窗上有一行電話熱線，中、英、日文的提示是：「若需要免費翻譯服務，請致電。」旅遊諮詢處都有懂漢語、日語、英語的職員。話說我們剛出機場大門，迎面一位韓國男子用日語對我打招呼，我猜他是黑車司機，便沒敢搭理。男子便靜靜地與我們保持一段距離不再騷擾。時值清晨5點，我們實在尋不到計程車站，無奈，我問黑車去市中心酒店的價格，他說67,000韓幣並解釋按計程車跳表的價格。香港朋友表示其韓國友曾說過此價格，黑車居然不宰人，韓

國人夠厚道。

香港一位旅行家談及韓國人熱衷助人的友善性情時提到，有次他入飯館與身旁的食客聊起來，對方幫他點了該店的招牌菜後離去。港客飯畢買單時，韓國人竟然早已替他結了帳。我幾乎每天都在街頭受到韓國人的款待，每天問路由於韓國人大都不諳英語，雞同鴨扯不清時，韓國人便會拉起你一路引到目的地。在皇宮景福宮，向售賣紀念品的攤販打聽御花園方向，他立刻丟下攤位將我們領到示意圖前指點一番，也不怕有人趁機偷他的貨。可見韓國人不僅熱心腸且治安良好。韓國人誠實亦表現在小販的價格觀念上，遊客血拼主戰場的數條市場街，與攤販討價還價的餘地很小，頂多便宜你1千韓幣（含7元港幣），即使你表示不買走人店主也絕不喊你回頭，看來的確價實。

文明的地鐵環境，餐館無英文菜單

漢城地鐵網絡十分發達，共有8條線，每條線路擁有30~40站，連漢城近郊水原、仁川亦可乘地鐵抵達，每一站都標有數字號碼，並有中、英文站名，不同線路的地鐵採用不同顏色加以區分。列車第一節車廂，上下班高峰時是女士和兒童專用，每一節車廂兩側座位又是老、殘、孕婦專座，即使其他座位已滿，專座也照樣空著，年輕人都自覺地站立一旁。安靜、秩序、文明、禮貌是我對韓國人的深刻感受，地鐵裡絕少人打手機。一天上午非繁忙時間通往水原途中，一位女人講手機，聲音之輕身旁的我只能模糊聽見，且三、



韓國景福宮花園

四分鐘便結束了。另一次傍晚下班高峰時間，一位女孩講了幾句話也草草關機，車廂裡未見過大聲喧嘩者，身旁的一對情侶僅喃喃耳語。地鐵上層休息區，設有免費閱讀的圖書區，我曾在梨泰院站觀覽書架，大都是些文化性、知識性強的書籍，擺有全套中國通史、韓國通史、世界藝術年鑑…，詩歌、長篇小說的封面書名都是漢字，翻開後卻通篇韓文。周末，少男少女們手捧鮮花、小禮盒，聚在地鐵出口，或樂天、現代百貨商廈前，翹首等待著約會，更成為漢城美麗的街景。

我旅行時常以一個國家的廁所來論其文明程度。漢城街頭、地鐵站的廁所，稱得上日本漢字意義上的化妝室，牆壁一排大鏡子如五星級酒店的洗手間，我正洗著手突然嘆地一聲，牆上噴出一陣茉莉花香。常看見女孩進來後並不如廁，掏出粉餅塗抹一番後精神煥發地出去了。機場廁所馬桶坐板套有塑料墊，按電動鈕便轉動換新，衛生紙箱邊設有救命鐘，人性化的細節，令一向對廁所挑剔的我讚不絕口。不過在遊客雲集的仁寺洞一間餐館，韓俗男女共用廁所，女子通往坐廁室需穿過正方便著的男士，一拉門迎面一位男士正在小便，每每我只能落慌而逃。待先生如廁時，恰好一位廚房姑娘欲拉門，我趕忙一個百米衝刺擋住門口，比劃著裡面有男人。小姑娘一陣詫異，先生露面後小姑娘及廚房員工笑成一團。

餐館菜單只有韓文，我點了唯一認得的漢字—豆腐鍋，泡菜有辣白菜、辣黃瓜、小魚干、豆芽。換完錢進門的女友照樣點了豆腐鍋，不解的是，除了端給她豆腐鍋、小鐵碗米飯，沒再上泡菜碟。仁寺洞是外國遊客必到之處，向店家要求英文菜單，侍者微笑著表示自己就是英文菜單，不厭其煩地為我們介紹各式

佳餚。我詢問：「為何這麼費勁地如數家珍，乾脆印份英文菜單省事多了。」回答：「就是不設英文菜單，我們寧願向外國遊客一一介紹

韓國菜的特點。」這一點與在希臘旅行時光顧的地道當地餐館同出一轍，希臘人認為英文菜單會“毀”了他們的原汁原味，不惜花費十分鐘向外國遊客進行一番本地飲食文化掃描。

梨泰院—漢城蘇西黃

毗鄰駐韓美軍基地的梨

泰院，原稱異胎院。早於16世紀，此地被朝鮮朝廷指定為外國人聚集地，外國人與韓人通婚生下的混血兒，被稱作「異胎」，後據諧音更名為梨泰院。如今這裡成為遊客購物聖地，商店招牌大多使用英文，穿便服的美國大兵比肩接踵。商街以漢米爾頓酒店為中心，向東西延伸。漢米爾頓酒店背後街道堪稱漢城蘇西黃的世界，夜晚10點以後，袒胸露背性感的韓國蘇西黃便開始招攬生意。見到位嬌小似會走路的韓國娃娃般小女生，站在馬路中央頻朝美國大兵拋媚眼，瘦弱的身材勉強夠到擦身而過的美國大兵腋下，不禁憐憫她操此生涯實勉為其難。

待嫁外國郎的韓國女人，態度十分保守。一位已與韓國女子訂婚的美國大兵訴苦說，一次與未婚妻、準岳父母前去掃墓。未來的岳父對鄰居介紹他是家裡的親戚。美國兵為此很生氣。一旁的未婚妻插嘴：「爸爸說你是我們的朋友，沒說是親戚。」美國兵一臉陰沉地說：「那我就更生氣了。」可惜，不少美國大兵與韓妹的姻緣並不美滿，常常美國大兵離別時許諾一定會接她們去美國，然而日後大都如遠逝的黃鶴杳無音訊。歌劇《蝴蝶夫人》中，美軍官對日本蝴蝶夫人允諾：「待梨花再開的時節，我便回來了」。為此，蝴蝶夫人悲淒地質詢美國領事：「我們這裡的梨花都開過三次了，難道美國的梨花忘記綻放？」此悲劇同樣在漢城梨泰院年復一年地上演。

酒吧裡遇見韓戰故地重遊的美軍老兵，他感嘆戰爭時期漢城曾一片瓦礫廢墟，如今面對的是繁榮、現代、自由、民主的亞洲四小龍之一韓國；而對比報導中，北朝鮮在收割蘿蔔季節，田野四周都有持槍軍警守衛，否則會被災民哄搶的慘景。該老美直表示，當初那場慘烈的戰爭打得值得，令韓國免遭北朝鮮獨裁政權的生靈塗炭。 [圖]

註：蘇西黃，是美國小說《蘇西黃的世界》主人翁。講70年代香港妓女蘇西黃與美國人的愛情故事，曾被好萊塢拍成電影。



韓國民俗村裡的小姑娘

